

北京双字动力策划
语思·语用·语典

校园人气
写手闫晨晓、郑林敏、
羌人六等倾力演绎绚丽缤纷的青
春剧本，谱写成长路上的灵动音符，
踩着18岁的尾巴，共赴一场奇妙的青
春之旅。

主编 高长梅 编选 武卿 刘七平

青春的记忆·90后校园文学精选

身边的朋友像鱼一般游来游去，有些只是短暂停留就离开，有
些却永远住在了心房。

眨了一次眼，我认识了那么多人。

又眨了一次眼，我熟悉了那么多人。

再眨一次眼，却要道再见。

路过青春

脚
踩
泥

青春未央，留下一行行懵懂的足迹……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盛宴，先聚，后散。我们赶赴其间，带着泪水，带着
欢笑，带着一颗懵懂的心。当终人散的时候，不舍、忧伤，却又无能为力。
但是最后，每个人都会得到教鞭，因为，走过青春，我们开始真正成熟。

未来出版社

语思·语用·语典



青春的记忆·90后校园文学精选

路过青春脚踩泥

◎ 高长梅 主编

未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过青春脚崴泥 / 高长梅主编. - 西安:未来出版社,2009.8(2012.1 重印)
(青春的记忆·90 后校园文学精选)

ISBN 978-7-5417-3729-9

I. 路… II. 高…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0491 号

路过青春脚崴泥

LU GUO QING CHUN JIAO WAI NI

高长梅 主编

丛书策划 李建明 陆 军

丛书统筹 唐荣跃 刘七平

策划编辑 孟讲儒 唐荣跃 刘七平

责任编辑 高 梅

特约编辑 武 卿 樊会影

封面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

出版发行 未来出版社

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

邮 编 710082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字 数 209 千字

印 张 14

书 号 ISBN 978-7-5417-3729-9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辑 花季·雨季·梦

音乐,就如同我的生命。忽然间有股冲动,想回 Sky 看一下。熟悉而又陌生的 Sky,这个不属于我的天空,依然如故。取下背上的吉他,我轻轻弹起了那支幽怨的曲子。有些生硬的调子从手指间流出,我叹了口气,弹不下去了……

叶晨专栏	叶 晨 /3
不能说的秘密	吉晓颖 /31
夕阳依然美	郑林敏 /36
坟前跳舞	董莺莺 /48
尘埃	易 露 /54
情 书	钱占玺 /57
江南一梦	流浪的红舞鞋 /63
花季·雨季·梦	张春燕 /72



第二辑 站在未央独舞

身边的朋友像鱼一般游来游去,有些只是短暂停留就离开,有些却永远住在了心房。眨了一次眼,我认识了那么多人。又眨了一次眼,我熟悉了那么多人。再眨一次眼,却要说再见。不想那么悲伤。我们的故事还未央。只是离开了,但是记忆未央。



雨季不再来	邓志美 /79
暖春盛夏	易 露 /82
交 错	牛妞妞 /86
路过青春脚崴泥	卞 蕾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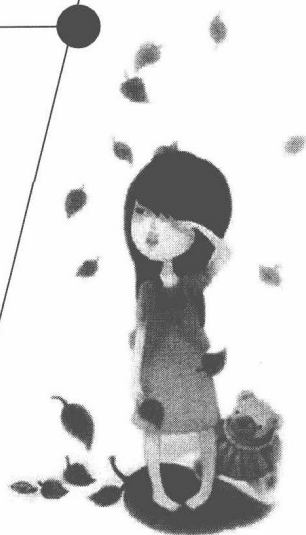


低头看那个叫“蓝天”的东西	何 月 /91
夏夜·童趣	谢文华 /93
秋 千	韩淑娴 /96
那些花儿	傅 筑 /99
站在未央独舞	颜 念 /101
海	詹咏欣 /104
石榴花开	李向前 /105
飞	苏雨幽 /108
天使背后的眼泪	木 木 /110
沉睡的乡村	谢军辉 /113
流 年	卢淑君 /115
戏 梦	田龙珠 /117
一个人,冷咖啡	李 巍 /119
青春是道明媚的忧伤	晓 雪 /122
回味童年	陆忆京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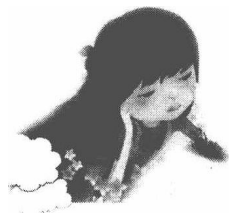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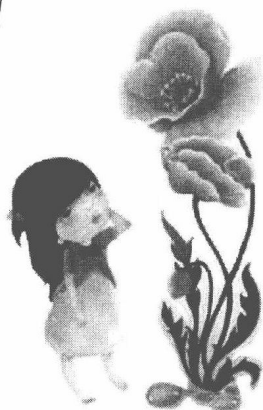
第三辑 18岁的尾巴

18岁的尾巴,我踩在时间上舞蹈。我孤身独坐,感受着温暖的阳光一寸一寸地漫过脸庞。我要念着每一个温暖的名字,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房。我一直想,天黑以前,所有的城市都亮起灯火。我一直想,春暖了,屋后的山岗将开着满地嫣红的玫瑰。

美人六专栏 美人六 /129



恍如隔世	何 月 /146
六弦琴	符冰心 /149
路隔重云雁北——怀念三毛	闫晨晓 /151
18 岁的尾巴	汤小露 /154
时光的游记	李秋子 /157
枕 头	王 昆 /159
夕阳下的梧桐	苏晓君 /161
一叶而知天下秋	陈子华 /163
触动心灵的阳光	赵晓婷 /164
含在嘴里的春天	袁 英 /168
千里凌波去	陈叶君 /169
只言片语,关于她、她、她	七 走 /173



第四辑 我们和青春有个约会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盛宴,先聚,后散。
我们赶赴其间,带着泪水,带着欢笑,带着一颗懵懂的心。曲终人散的时候,不舍,忧伤,却又无能为力。站在来时路,我们仰望,青春,就在前方。走过青春,我们开始真正成熟!

杭州的记忆	吴 昊 /177
我们和青春有个约会	郑 凯 /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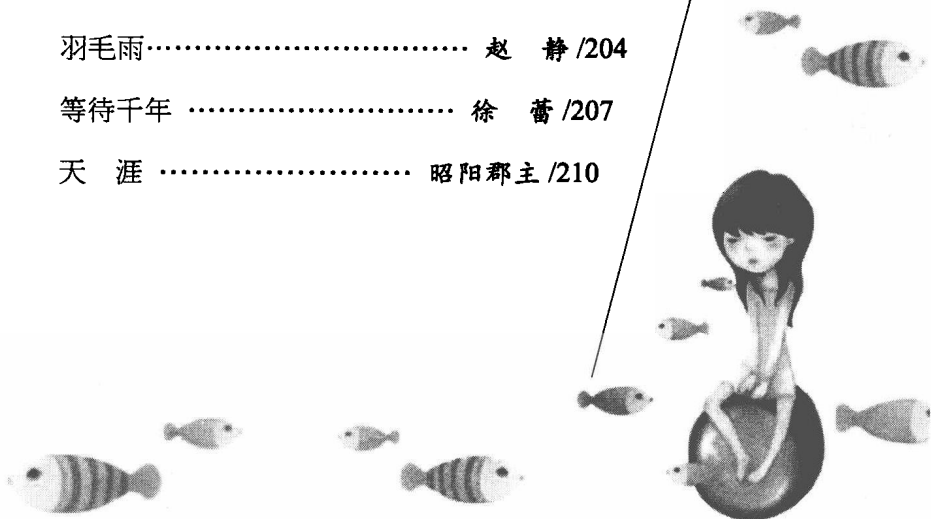


雨夜静思	李秋子 /183
青海湖之恋	何 冰 /187
水图腾	刘伟伟 /188
水做的周庄	梁 正 /190
情系故土	孔凡明 /191

第五辑 麦田的守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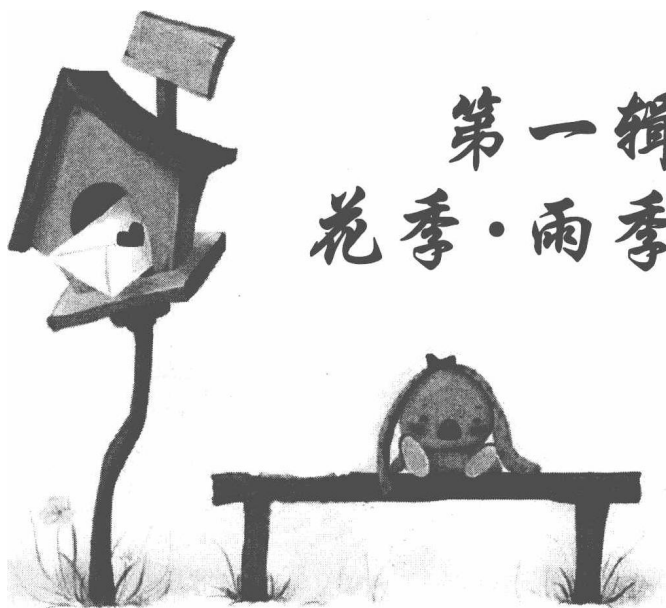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稻草人，没人爱，没人疼。”我经常这样轻声唱着。眼前永远是一片麦田，永远只有我一个人。我轻声叹息着，无人知晓。直到有一天地的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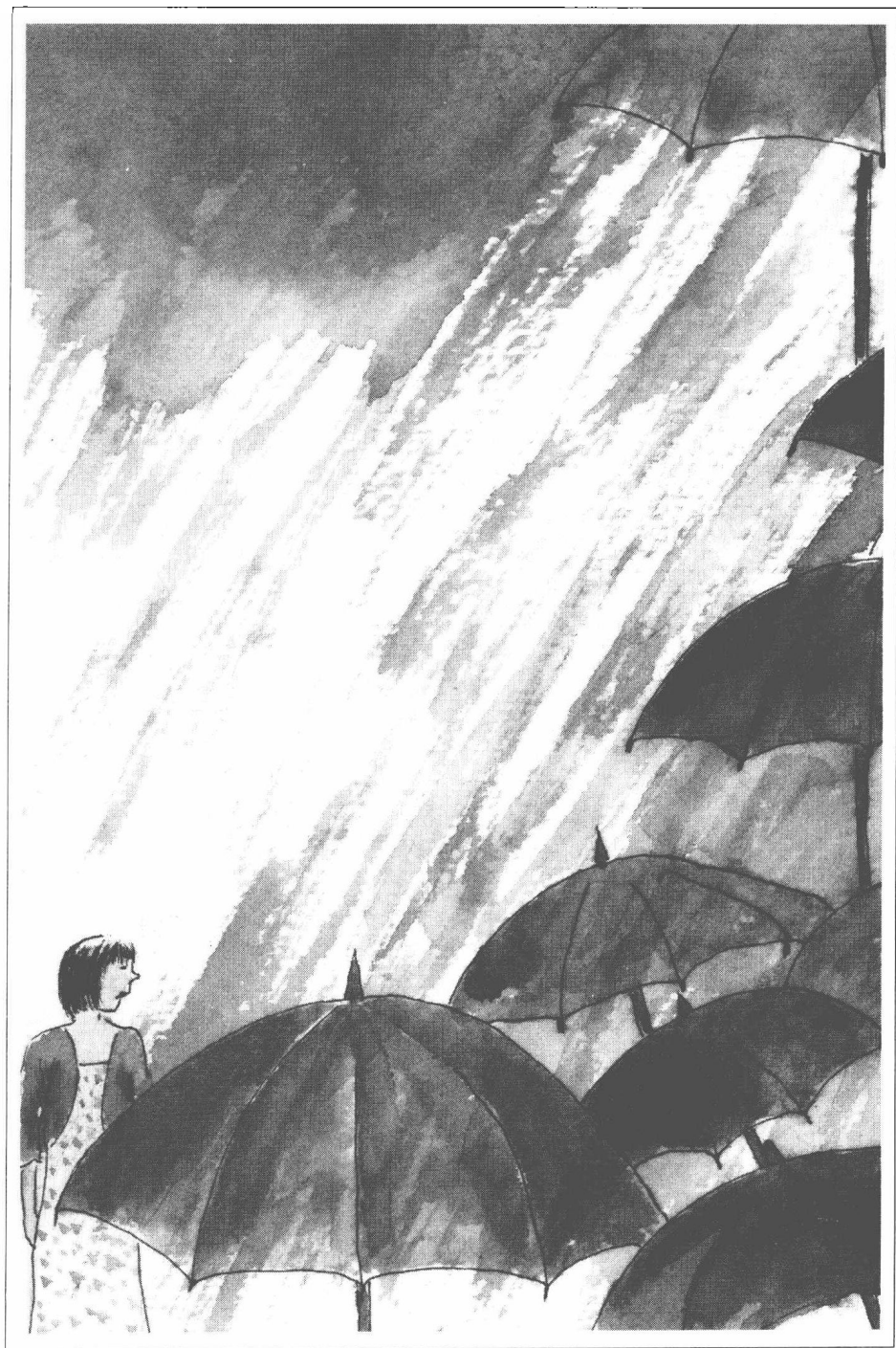
天使·海洋馆	司延宏 /195
麦田的守望者	吉晓颖 /199
羽毛雨	赵 静 /204
等待千年	徐 蕾 /207
天 涯	昭阳郡主 /210



音乐,就如同我的生命。忽然间有股冲动,想回 Sky 看一下。熟悉而又陌生的 Sky,这个不属于我的天空,依然如故。取下背上的吉他,我轻轻弹起了那支幽怨的曲子。有些生硬的调子从手指间流出,我叹了口气,弹不下去了……

第一辑 花季·雨季·梦





插图作者：关依琪



叶晨专栏

花季



【人物档案】

叶晨,女,笔名蝉声、石殇等。系郑州小小说学会会员,榕树下知名写手,岛屿文学网首席驻站作家,文学网站顾问。曾在学习之余兼任文学报刊《跋涉》执行主编,受海南某影视集团公司所邀做过编剧,在报刊杂志上推出过

个人小小说专题。由其策划、主持的“读书”栏目在《跋涉》报上开办一年,向读者推荐介绍中外文学作品,广受读者喜爱。曾担任首届“踏浪杯”辩论赛大赛总指挥、第二届“踏浪杯”辩论赛总决赛特邀嘉宾。作品散见于《百花园》《辽河》《少年作家》《长安文学》《中学生天地》《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新课程报·语文导刊》等全国各地二十余家报刊杂志。

繁华似锦转头空

叶晨

我一直想写点什么来记述我与外公的故事。看过我散文的朋友都说我保留了很好的记忆能力。其实并非这样,我的大脑受过伤,很多人和事我都记不清了,可是散文里的陈家庄却是不能忘的。那些不仅是我的回忆,还是



我童年史上最后的快乐和成长。不敢忘，不能忘，不愿忘。

陈家庄的雨树，陈家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陈家庄简单的快乐，陈家庄的阿三和阿四。而这些快乐如果没有了外公的气息，还有什么生动的？

中国人特别重视亲情人伦，也许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深邃的血缘归属感吧。陈家庄便是我的血缘归属，而这种归属感全是来自对于一个人的记忆，这个人，便是我的外公。

可惜，到如今我才明白这点小道理，还是晚了点。我已经过了幼稚的心境，而外公，他更老了，老得连将悲伤告诉我的力气都没有了。还好，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还来得及。

我是外公最疼爱的小外孙女，也是让他最放心不下的人。

幼年时外公住二楼，我家住五楼。父母上班的时候，我就和外公在一起，外公的工作闲得很，有的是时间，可以说我是在外公的身边长大的。

按照家乡的旧俗，外公是叫“夹爹”的。上幼儿园时，我在小班的教室里听到了《称呼歌》：“妈妈的妈妈叫外婆，妈妈的爸爸叫外公……”于是那年过年的时候，我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勇敢地宣布我要改称呼。这一壮举很快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只有外公稍有不乐意：要什么“外”字，叫“公”不就成了？结果全票通过。于是从我开始，表哥表弟们全部跟风，“夹爹”的称呼从此从我们家的历史中淡去。而这件事从此也成为外公最津津乐道且长久不衰的一首乡曲。

外公嘴里总有说不完的关于我儿时的趣事。外公说，4岁时你听到我让小姨带猪脚回来，你便回去对妈妈说，我要吃猪脚。等妈妈买回了猪脚，你又说，送到公那儿去，我公要吃。

外公说，5岁时我们照全家福，一大家人十几个都按辈分站好了，唯有你最难缠。你要坐在公膝下，而我们给你安排的是坐在婆膝下。这下你不乐意了，非要和小哥哥换不可。最后没办法我们照了两张，你嘟着嘴照了一张，然后你和小哥哥换了个位置又照了一张，顿时喜笑颜开。

外公还说，6岁时带你回陈家庄小住，你总要和公睡，有些小洁癖的你嫌婆脏。公在你眼里总是最干净的。

外公又说，你呆在陈家庄的暑假，总有几个会降大雨的傍晚。你说这雨是你让乌云下的，因为每逢这种天气，你总会躺在阁楼里望着高高的青瓦，缠着我一遍又一遍地讲那些动人的传说……





后来我搬家了，长大了，世界就变了样子。由于家庭里的一些事，我不幸福，不快乐，在世俗的流转中苦苦挣扎，一个人流泪。而此时的外公又添了许多的外孙们，还有了自己的孙女。我想这样也好，这样我的悲伤就不会让外公心疼了。我把自己伪装起来，也许有些冷漠，可是会让我觉得自己很坚强，让不为人知的眼泪在那些一个人的暗夜里恣意流淌就足够了。

上个月姨妈跟别人说哥哥在家里常常说起我，哥哥说毕竟是一起长大的，感情毕竟要深一些。我无意中听到，连忙起身进入洗手间，为的是不让家人看到我模糊的双眼。散文里的小哥哥，原来同样记得我们的快乐。原来有些事不是说忘就能忘的。那么从小眼见我长大、最疼爱我的外公呢，我的做法真的能让他安心吗？

*** *** *** *** ***

前些时日哥哥给我的留言我没看到，下午他重新发给我，让我哭湿了360张纸巾：叶晨，最近可好？公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你知否？其实这么多人中，公最疼爱的就是你。而你现在貌似和他没什么往来，其实很让他寒心。真的。公上次来我学校，特别就说到了你。你的改变对他有不小的打击。你这么大应该也挺懂事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希望你有空给公打个电话，和他聊聊。不要见面连叫都不叫他。

我看到“公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你知否？”的句子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已经很久不为自己流泪了，可是一想到外公，我就忍不住泪眼朦胧。哥哥的话里有责备，更多是殷切的希望，这和外公多像啊。外公也会为我这样难过吗？

外公的疼爱，外公的身体，外公的遗憾，我真的都不知道吗？可是我做了什么？

哥哥说，公最近的情况有些糟，你去看看他吧。

哥哥说，公老了，可能也心疼不了你多长时间了。

我这才惊觉外公真的老了，他不再是那个拉起弓就能射下麻雀的外公了。外公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我从来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我把感情都埋藏在心里。哥哥责备我现在不叫外公，孰不知我每次看到外公时都是外公先叫我，我觉得这时候再去叫他有些矫情，所以选择了不叫。我以为有些爱埋藏在心底就可以了，却不知道如今外公最需要的只是我的一声自以为“矫情”的称呼。我这才明白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我喊他一声“公”而他能在左右答应。

我知道外公疼我，我何尝不是？我也知道外公的身体一直不好，每次想



到这些时我都会忍不住泪流满面。我经历过病痛的折磨，那种疼痛是深入到骨髓的。我一想起公的疼痛就觉得那些疼痛是痛在自己身上，绝对不比去年的八月好受。所以我不愿意把我的不快乐告诉外公，有些事连我自己都应付不好，我不能让外公为我操碎心。

我对哥哥说我不想让公难过，我怕公会心疼。如果疏远可以让公安心，那就让我一个人难过吧。哥哥却说我傻，哥哥说，不说出来公会更难过的，只会留下遗憾。我们都是一家人，没必要遮遮掩掩的。公会很支持你的，如果把爱一直憋在心里会很难受的。

我拼命地反思，我的做法真的对吗？外公那么希望看到我幸福，他在我身上寄托着希望，我不能再让他为我难过了。

下午外公打电话来说他晚上不来吃饭了，喉咙不舒服，在家喝粥。我终于没有像往常那样说完就挂电话。我问，嗓子怎么了？外公的声音微微颤抖，有惊喜在六月湿润的空气里律动。外公说，没事，可能是有些发炎。我说，那吃点消炎药。外公说，吃了，没事。外公又试探性地问，明天有空吗？过来玩？我说，好，明天过去。尽管我已经和朋友约好明天一起出去，可是这些都不重要了，外公更重要。

晚上吃饭时我问舅舅，公最近身体不好吗？舅舅轻描淡写地说，前阵子住院了，现在没事了。我怔在那里，外公住院了，我居然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些什么？

晚上在 QQ 里仔细地向舅妈询问了外公的状况，叮嘱她绿豆汤可以润嗓，偶然又知道了外公的忌口。那些平日里外公最爱吃的东西如今都不能吃了，该是很不好受吧，最心疼的人又疏远他。我忍不住问自己：叶晨啊叶晨，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不仅是个不称职的讲述者，叙述显得苍白，我还是个不称职的外孙女，我欠外公的爱该如何偿还？

曾经听聂赵阳说他写小小说是为了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是个农民，他想让他父亲骄傲。过去我总嫌他这话矫情，现在我终于明白他这话是多么诚实本真。我喜欢的迟子建那年终于发表了一篇小说，接到样刊时，她哭湿了整本杂志——因为他的父亲不在了。她的父亲曾寄托着希望在她身上，可是如今她的父亲不在了，尽管她是那么优秀。

舅妈说，你什么时候来看看他啊，小时





候他那么疼你。

哥哥说，给公打个电话吧，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我看到相薄里我在外公膝下照的全家福，突然有想哭的感觉，照片可以永生，可是外公的青春已经不再了。外公只是想看着我去延续他的幸福，外公其实什么都不需要，他感谢上天给他安排的一切。而我认真地活着，快乐地活着，幸福地活着，对于他，比什么都重要。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的，趁外公还在世，我还是要加倍努力，好好地学习，好好地生活，让他满意。因为我的幸福，还有许多人牵挂着。外公若是知道了我有这番悔悟，他，会满意吗？



驴 爷

叶 晨

驴爷的左手被驴咬过，中指和食指有些畸形。

驴爷脾气犟，在陈庄是出了名的。他认准的理儿，十头驴都拉不回来。

驴爷养的那头驴比他自个儿还金贵，驴爷从不让驴拉车，宁可自己拉也不让驴累着。驴拉磨的时候驴爷也不用鞭子抽，而是用一把鲜嫩的青草哄着。磨了不到半袋烟工夫就让它停下来歇会儿。驴爷说这驴救过他的命，两年前他用驴车给八路送粮食，途中遇到鬼子袭击，被一枚炸弹炸得昏死过去，要不是驴把他给咬醒了，他早见阎王去了。这驴是他的恩人。人要知恩图报，哪能让恩人累着。

陈庄的人看见驴爷自个儿拉磨累得气喘吁吁，驴在一旁悠闲地嚼着青草，就骂，真是头驴，驴啊！驴爷也不恼，任大伙儿这么骂着。陈庄人见骂了没用，干脆改叫他驴爷，他也是笑呵呵地应着。时日久了，驴爷的真名倒是被人们给遗忘了。

被骂作驴也不恼的驴爷突然骂起人，这来是陈庄人始料不及的。驴爷的骂声犹如滚烫的油锅里倒进了水，一向平静的陈庄顿时炸开了锅。人们以抢救庄稼的速度迅速包围了屠户张的院子。



驴爷在屠户张门外越骂越激动，脸颊涨得通红，肩膀也因为体力消耗过度而剧烈地起伏着。有人上前劝，驴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就算了吧。不就一头驴嘛。驴爷狠狠地剜了他一眼，朝来人啐了口唾沫，什么驴？那是我恩人！屠户张把它杀了，就得偿命！这人识趣地退到一边，就没人再劝了。

约莫骂了半个时辰的工夫，屠户张终于没能忍住，“哐”的一声拉开门冲了出来，鼓着腮帮子用血红的眼瞪着驴爷。驴爷也止住了骂声，用同样的眼神把屠户张的眼瞪了回去，你……你把我的驴宰了，你说，咋办！

驴爷抻着脖子，屠户张也抻着脖子。

杀都杀了，我能咋办？

你……我刮了你！驴爷气得跳了起来，冲上去要和屠户张拼命，却被屠户张一把架住，日本人拿枪指着，我能不干吗？有本事，找日本人拼命去。屠户张喷着唾沫星子吼出这一句，顺势甩开驴爷，又向边儿上退了几步，防止驴爷再冲过来。谁知驴爷听到这话后竟像被雷电击中一般僵在那儿不动了。这样的僵局是屠户张所没能预料到的，也是陈庄人所没能预料到的。屠户张见驴爷没了下文，站了半晌就转身回了屋，又“哐”的一声把门关上。看热闹的见热闹尽了也渐渐散去。有人去拉驴爷，驴爷才慢慢地回过神来，一句话不说地转过身，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了。

此后的几天人们仍照常种田、烧饭，日子一如既往，直到几天后有人在后山沟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的头部已被子弹打烂，辨不清模样。有细心的村民发现尸体的左手有些畸形，像被驴咬过一样。闻讯而来的屠户张“扑通”一声在驴爷跟前跪下，您咋这么傻呀！

屠户张把驴爷背了回去，葬在村后的竹林里。立碑的时候大伙儿为驴爷的名字起了争执，有人说驴爷的本名叫“爱华”，也有人说就叫“驴爷”。人们争了几天也没争出个结果，这事就暂时搁了下来，这一搁就是许多年。很多年过去了，墓碑上的名字还是空着的。墓碑是用樟树修的，经过多年雨水的冲蚀，像是一根畸形的手指。后来有位老人带着孙子从竹林经过，孙子指着那根“手指”问，那是什么？爷爷说，那是块墓碑。孙子又问，墓碑下埋的是什么人，那块碑怎么像一根手指？爷爷回答说，因为那个人的手指被日本人咬过。他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他是个英雄。





韶华

叶晨

她走进巷子时,感到了一种没来由的亲切。

街口巷向左,219号。

朱门上的红漆大都已龟裂,榆木门槛久经雨水浸泡,有些许腐烂的气息。门框上有被虫蛀过的痕迹。

跨越了时空的沧桑在她敲门的那一刻落寞地显形,本就挣扎着想要飞舞的漆块随着她拳头的跳跃大片地剥落。她皱了皱眉头,双手相互摩拭了一阵,清掉了粘在手上的小片油漆块。

门的那头仍是一片寂静。

她不禁失笑,如此茂盛的青苔,怎会是有人住的样子。

稍用力一推,指间竟穿透了空间——居然没上锁。

她看清了这是个传统的带天井的四合院,便进了去,差点踩伤了地上的纸张。近门处有几张牛皮癣之类的广告传单,院内竟全是他的诗。

她随意拾起一张,纸张有些发黄,大概是放置了太久的缘故。还有些硬,极脆,明显凹凸不平。她想着这些诗放在这里被打湿和风干了多少个来回,像是人们嘴中传唱不息的传说。

她很快被诗打动了:

如果守望能唤回花朵/我愿意一千次独立苍穹/纵然思绪在风中飘散/
也化作绿萼点点/站满带雪的枝条。

风起了,院内随意搁置的诗稿随风飘向空中,她想,是不是诗人又有了新的灵感,要改其中的句子,想把它们收回去?

她便将诗一首首地拾起,一次次地感动。

读到酣处,便席地而坐,顾不得身上价格不菲的衣服。

诗读到累了,才发现天井边栽着木槿。院落里的木槿,透着微紫的娇羞,在枝间摇摇欲坠。木槿在《诗经》里叫做“舜”。所谓舜华舜华,意即开得甘甜。



她想起自己甘甜的青春。

那时她蹲木槿边，眯着眼问他：“这是海棠吗？”

“是木槿。”他温情地望着她。直到多年后，她仍记得当年他温暖的笑容，似一小瓣一小瓣栀子花，漂浮在岁月的河面上，那样淡定，美至无法言说。

久在职场沉浮，早已习惯被世故磨砺圆滑的感情。如今眼角已有细细的皱纹，外表也已不及往日光鲜。想起往事的那一刻，竟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暖意。这些许暖意使她潜伏在心底还残留着而久已不觉的一点温情居然如微雨荡漾开来，令她自己都惊讶不已。

她记起一句诗，大意是繁花依旧，而多年前花下萌生的爱恋早已淡忘。她抚额沉思，却怎么也记不起原句。她便作罢。最近常常会觉得力不从心，早已习惯了这种遗憾。像是似乎伸手便可握住的生活，想去抓住看个清透，它反而离得更远。

杂草丛边闲置的案头上放着的纸上竟不是他的诗，而是苏曼殊的一句：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他终于看淡了儿女情长，终于解脱了吧。

思维瞬间清晰了起来，她似是看到了《诗经》里满是悲哀的句子。泛彼柏舟，在彼河中。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髡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这诗可能是暮秋写的吧。

又忆起自己当年与他简单的爱恋。原来他们都已经放下了。

木槿仍在风中摇摇欲坠，像是诗中的目光。

也许春天已千次万次地错过 / 也许美丽已被冰雪重重封锁 / 似乎一切已注定 / 但雨的到来 / 总是跟在风的身后。

是诗中的目光吧。他的目光是专注的。她看到了水，还有更深的时间。而他们，就在更深的时间里沉默。巨大的喧嚣，他们无法听见，或者听见了，却仍然在自己的时间里，抱紧，或是怀念。

她觉得自己该走了。她放下诗稿，亦放下心中曾有过的爱恋。

她还要去公司一趟，笔记本电脑遗忘在那里，还有些数据要整理。

就当是又多一次等候吧 / 孤独的身影在月光下
多么美 / 像每次单纯的约会 / 像满天星星 / 感
受夜的甜蜜。

